

征心 盗训者

一场正义与邪恶的终极对决

韦一同

著

E 1/2 B F

350.8

km

15304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惩罚者

韦一桐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惩罚者 / 韦一同著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6.11

ISBN 978-7-5057-3855-3

I . ①惩… II . ①韦…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8566 号

书名	惩罚者
作者	韦一同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	700×980 毫米 16 开 15.5 印张 221 千字
版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855-3
定价	38.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C O N T E N T S

目录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校园闹『鬼』	新人驾到	真假『小鬼』	照片线索	另有隐情	抽丝剥茧	自杀现场	胡远秘密	奇怪花盆	晓梅再现	当年案情	调查瓶颈	死亡预言	暗夜跟踪	『小鬼』出没	诡异尸体	离奇车祸
083	078	074	069	064	059	054	049	044	039	034	029	024	019	013	007	001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文雅生疑	初见宁清	两名女犯	『女尸』开车	进屋救人	谁在身旁	善恶有报	轮番审问	『小鬼』真身	意外发现	询问女犯	驼背老太	目标锁定
160	154	149	140	134	128	122	116	110	104	099	094	089



43	42	41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32	31
真相大白	当面质问	半张纸片	神棍之死	生命之爱	意外对峙	准备抓捕	破解密码	一波三折	两个车主	疑凶现身	黑色盒子	微信记录
237	232	227	220	214	208	201	196	191	186	180	174	166

离奇车祸

我是一名警察，最初在巡警队，也就是在大家最为熟知的“110”工作，两年后因工作成绩突出被调到了刑警队，开始侦办各类刑事案件。干我们这行的，各种死状的尸体可谓见过无数，就算你胆子再小，也会给你练大了。可最近出了一起怪异的案子，弄得人心惶惶，连在刑警队多年的前辈都觉得骇人听闻。

事情的起因是我的一个叫胡远的同事出了车祸，他乘坐的轿车与一辆越野车迎面相撞。当时车上坐了两个人，胡远在副驾驶位，开车的是名女子。车祸现场相当惨烈，胡远的身体被强大的冲击力撞得血肉模糊，当场就死了。

诡异的是，开车女子的身体同样变了形，却没流一滴血，经过法医鉴定，该女子已经死亡三天。

最开始到现场的是交警，他们在胡远的身上搜出了警察证，得知了他的单位，于是马上通知了我们，女子身上并没有能证明其身份的东西。

那天晚上是我们组值班，外面下着雨，街面湿漉漉的，没几个行人，十分冷清。我们本以为不会有什么案子，索性在值班室一边聊天一边吃着消夜。

“丁零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我们的悠闲。

当我挂了电话把这事告诉组长“疯哥”后，他二话不说就放下刚吃了两

口的方便面。

“快！去看看怎么回事！”他说着就大步出了门，我们几人连忙跟了上去。

疯哥本名杨峰，四十出头，黝黑的皮肤，寸头，身材魁梧，一看就是影视作品里典型的刑警形象。因其办事雷厉风行，风风火火，每次接到案子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故而得了这么个绰号。

去现场的路上，疯哥给大队长汇报了这事，之后就皱着眉头一言不发。疯哥做了十多年刑警，破获要案无数，是个名副其实的“神探”。见到他这副模样，再想着之前交警告诉我开车的居然是具女尸，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诡异的案件，心里难免瘁得慌。

当我们风驰电掣地赶到现场时，那里已被人群围了个水泄不通，旁边停着公安、医院等各个单位的车辆。

随便找了个位置停好车，我们迅速跟着疯哥冲进人群。

胡远的黑色捷达车与越野车的前面部分都撞得凹了进去，地面上到处都是破碎的零部件和玻璃。车子旁摆着两具被白布遮住的尸体，其中一块白布上浸染了血液，混合着雨水流淌在尸体旁边，汇成了血泊，让人触目惊心。

疯哥表明身份后，蹲下来掀开带血的白布，死者的面容已经扭曲，可我们还是一眼便认了出来——的确是胡远。

疯哥没有多看，径直走到另一块白布旁，随着他的手掀开这块布，我的心也揪了起来，毕竟这不是普通的死人，而是“会开车的尸体”。

白布掀开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张有些发黑的脸，面部多处瘀青，几缕长头发被雨水打湿后贴在额头。我虽不是法医，却也能从尸体的面色上判定其死亡时间在二十四小时以上。

我还在错愕的时候，疯哥已经戴好了手套，正检查女子的脸。我实在没心情欣赏这幅画面，转身走到那交警旁边，询问起越野车司机的情况。

交警告诉我，司机伤得不轻，被救护车拉走了。从现场来看，应该是轿车突然行驶到了旁边的车道，迎面冲向越野车，时间很短，加之下雨天视线不好，越野车避让不及，导致了惨案的发生。

我见这交警岁数也不小，就问他以前有没有遇到类似的车祸。交警明白我的意思，连忙摇头，说他在事故中队也有好些年了，这么邪门的事之前不仅没见过，就连听都没听过。

我又问交警有没有可能是另外的人开着胡远的车，他在撞车前跳车，撞车后再把女尸塞进车里，交警很干脆地回答了我：“完全不可能，开车的一定是那女人！”

我正想问他为何如此笃定的时候，就听见疯哥在一边叫我：“陆扬，你来看看这人是不是秦晓梅？”

听到疯哥的话，我浑身一激灵。秦晓梅？这名字好生熟悉，在我走到疯哥跟前时想了起来，她是一个杀人犯，为了破她的案子，局里还成立了专案组，那时我刚到刑警队，经验不足，就没有被抽去，而疯哥和胡远都是专案组成员。

女人的脸在疯哥的摆弄下，已经恢复了八九分，头发也被拨到了耳旁。经过一番辨认，我向疯哥点了点头，是秦晓梅没错。

如此一来，这起车祸就更加离奇了。秦晓梅杀人罪名成立，我记得这几日正是她被执行死刑的时间，现在她的尸体却开车载着胡远“自杀”了。

疯哥不敢怠慢，立即往上汇报。经过层层汇报后，市局领导批示下来，此案案情重大，责成刑警队彻查，杨峰为指定负责人。

疯哥随即让辖区派出所通知秦晓梅的父母过来认尸。秦晓梅还是个大學生，她父母应该只有四十多岁，但那晚我见到的两人，却是满脸皱纹，头发也白了一半，足见秦晓梅之事对他们的打击很大。

秦晓梅的母亲到现场后就一直在哭，还是她父亲再次向我们确认了女尸的身份。

疯哥把现场交给了我们组的另外两名同事，秦晓梅父母坐我们的警车，殡仪馆车子跟在后面，一起回刑警队。这案子古怪得很，极有可能要对两具尸体进行尸检。

路上疯哥给队里打了电话，回去后，尸体直接由法医接手，我们则带着

秦晓梅的父母去询问情况。

秦晓梅的父亲名叫秦川，他告诉我们，秦晓梅是三天前死的，她死后，根据家乡风俗，要在家里停尸七天才能火化，停尸期间每天都有人守灵。

这几天灵堂并没有发生什么怪事，装秦晓梅尸体的棺材盖子也是关好的。接到派出所电话时，他们本不相信，认为肯定是弄错了，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打开棺材进行确认，结果发现秦晓梅的尸体真的不翼而飞了，这才匆忙赶了过来。

秦川说完后，疯哥问：“每天守灵的都是些什么人？”

“按我们家乡的说法，长辈是不能给晚辈守灵的，否则家族会遭天谴，所以都是安排晓梅的堂表兄弟姐妹在守，多亏有这些亲戚帮忙料理晓梅的后事，不然光凭我们老两口，怎么应付得过来，何况晓梅的母亲又受了这么大的打击，唉！”

听了这话，我有些纳闷，秦晓梅杀人案是公开审理的，她杀害大学室友的手法相当残忍，按理说，对于她这种人，亲戚应当是避之不及的，她死后怎么还会有这么多人去帮忙呢？

想着，我就问：“你们家的亲戚对秦晓梅杀人一事都没有什么看法吗？”

“你别胡说！晓梅是不会杀人的！”我刚说完，之前一直没有吭声的秦晓梅母亲突然抬头瞪着我吼道。

秦川忙拉了拉她衣袖，柔声劝道：“老婆子，晓梅都走了，再说这些又有什么用？”

“你们冤枉了晓梅，她死不瞑目，一定是她回来找你们报仇了，哼！哈哈……”

我本来对死尸驾车一事就有些犯怵，现在听到秦晓梅母亲的话，再看着她因咧嘴大笑而扭曲的脸，心中泛出了一股寒意。

恐惧源于未知，尽管我不愿相信是鬼魂复仇，却也不自然地看了一眼疯哥，因为他也是秦晓梅杀人案的办案民警之一。

秦川有些不好意思地向我们陪着不是，让我们理解他老婆中年丧女之痛。

疯哥比我淡定多了，我又问了秦川一些问题，然后合上面前的笔录本，从容地站起身来，要求去秦川家看看秦晓梅的灵堂，同时要一份这三天为秦晓梅守灵的人员名单。

秦川的家在离城十公里的一个镇上，居民基本都是当地人，到了晚上这个点儿，路上没有路灯，也很少有人。我们在秦川的带领下将车停在了一处房屋前，想必这就是他家了。

房子是农村常见的自建小楼，有个院子，秦晓梅的灵堂就布置在院子里。

院子里有好几只白色的灯笼，灯笼发出惨淡的白光，衬得灵堂阴森森的。四周摆放着七八个花圈，都是白色的，正中间挂着一大幅秦晓梅的黑白相片，还写着大大的“奠”字。

在这一片白色之中，有一抹红色很是扎眼，那就是院子正中了一口暗红色棺材，棺材架在两条长凳上，下面摆着一盏油灯。这种棺材样式我见过很多次，是殡仪馆对外出售的。

我们进去时，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秦川说刚才他们出门的时候，想着灵堂也没什么事，就让守灵的亲戚都回去了。

疯哥打量完院子后，就朝那红色棺材走去，我跟在他身后。刚走几步，我旁边的秦川突然“咦”了一声，我忙问他有什么不对的。

秦川几个大步越过我往前走去，边走边说：“我明明记得我们打开棺材盖子看了后，是把盖子盖好才走的，怎么现在这盖子又打开了个缝？”

他说这话的时候，院子里恰好有一阵风吹过，挂着的白灯笼轻轻扭动着，花圈上的那些白色纸条也飘啊飘的，顿时让这院子诡异了几分。

“是晓梅回来了……”秦晓梅母亲呼喊着重向棺材跑去。

我皱着眉问秦川：“会不会是你记错了？”

被我这么一问，秦川也不确定了，疯哥附和说应该是当时他们走得匆忙记错了，没有完全合上，现在关好就行了，说着就伸手去拉棺材的盖子。

我松了口气，准备上前去帮疯哥一把，却听见秦晓梅母亲有些癫狂地喊

着：“晓梅！晓梅！”

喊这话的时候，她像疯了一般使出全身力气把本就未盖好的盖子用力往旁边掀去，盖子一下掉落在地上，发出“咚”的一声。

我们三人都冲到棺材旁，探头往里望去，这一看，我只觉口干舌燥、喉头发紧，明明应该锁在刑警队尸检室里的秦晓梅，此时竟然好端端地躺在棺材里。

她的脸仍然有些发黑，脸上有几处瘀青，与之前不同的是，她的眼睛睁开着，两个眼角各有一行红色的印迹，像是流的血泪一般，嘴唇似乎也比之前红润了一些。

我吓得一时说不出话来，想要逃离，双脚却又像灌了铅一般，还是疯哥一把推开了我，大声说：“给队里打电话，马上让人去尸检室看看！”

诡异尸体

我有些慌乱地拿出手机，找到法医曾大志的号码拨了过去，刚才就是他带着殡仪馆的车子去尸检室放尸体的。

打电话的时候，我左耳传来听筒里的“嘟——嘟——”声，右耳听着秦晓梅母亲拉长着声音在喊：“晓梅……你回来啦……不怕……”

电话响了好几声曾大志才接，我们回队里时，疯哥并没有让他马上尸检，这家伙工作一向懒散，我估摸着他把尸体放好后就跑备勤室睡觉去了。

果不其然，他的声音听着就像是刚从睡梦中醒来。在听见我让他去尸检室查看秦晓梅的尸体还在没在时，他有些不悦地说：“陆扬，大晚上的，你别逗我啊，尸体是我亲自锁进去的，怎么可能会不在？”

我此时也没办法和他解释，让他别管那么多，先去看了再说。曾大志还有些嘀咕，我直接说现在秦晓梅尸体就在我跟前，他这才哑了声，说马上就去看。

挂了电话，我往棺材边走去，淅淅沥沥的小雨一直下个不停，一阵风吹过，传来一股彻骨的凉意，我不由得裹紧了身上的警用大衣。

回到灵堂时，秦晓梅母亲的情绪没有刚才那么激动了，但仍在喃喃自语，唤着秦晓梅的名字，像失了魂一般，还把手伸进棺材里，轻轻地给秦晓梅擦着眼角的血痕。秦川试图拉开她，她却一把甩开了秦川的手。

疯哥站在旁边冷冷地看着这一幕，眉头拧在了一块儿，想必今晚接连发生怪异之事，他心头也笼罩了一层迷雾吧。

曾大志很快就回了电话，他用有些颤抖的声音告诉我，秦晓梅的尸体不见了。

这曾大志从事法医工作也有好些年了，大小场面见过不少，平时也比较冷静沉稳，我还没见过他这么失态。我以为他是怕这事追责到他头上，正准备安慰他几句，他却再次用颤抖的声音说：“胡……胡远的尸体也出问题了……”

我心里一沉，忙问：“什么？难道胡远尸体也不见了？”

疯哥一直在看着我打电话，此时听到我这么问，他两眼猛地睁大，瞳孔里闪出一丝精光。

“在，尸体还在，不过，他……他的心脏不见了……胸口……胸口有好大一个洞……”

曾大志的话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大脑，让我一阵眩晕，这起案子的发展态势实在太匪夷所思了。

见我有些发怔，疯哥直接从我手中夺过手机，问了曾大志详细情形，又吩咐他去监控室调取尸检室那边的视频资料。

兴许是看出了我心中的恐惧，疯哥把电话交还给我时，捶了我一拳，略带怒气地说：“陆扬，打起精神，管他是人是鬼，老子都要把他揪出来！”

说完，也不等我回话，疯哥又走到棺材边，弯下腰去查看躺在里面的秦晓梅。

我长出了一口气，疯哥说得没错，既然事情已经发生，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阴阳相生相克，如果这世上真有鬼魅，那也一定有法子能够收了它们！

“你在干什么！”这是秦晓梅母亲的声音。

我看过去，只见秦晓梅母亲正用两手抓着疯哥的手，似乎是在阻止疯哥干什么。我赶紧过去帮忙，用力拉开了这个老妇人。

老妇人还想冲过去，此时疯哥已经掰开了秦晓梅的嘴，他扭头向妇人吼

道：“你再阻碍我办案，信不信我把你铐起来？”

妇人一下被吓到了，愣了几秒，又哀号起来：“晓梅，我可怜的晓梅啊……”

我见她一时半会儿不会再冲过去，就松开手，走到疯哥旁边，打开夜间办案必带的警用强光电筒，弯下腰来照向被疯哥掰开的秦晓梅嘴里。

秦晓梅的尸体从尸检室失踪，胡远的心脏被挖，我自然明白疯哥是在查探什么。

手电光刚照进去，我就看到秦晓梅的牙齿上有不少血丝，再往里看，她发黑的舌头上也沾有血迹。疯哥此时没有戴手套，他也不避讳，伸出右手食指去拨弄秦晓梅的舌头，随后又把大拇指伸进去。

秦晓梅的嘴一直这样张开着，一股腥臭传来，让人作呕，好在疯哥很快就从她嘴里拈出了一小块血肉，然后松开了手，秦晓梅的嘴才又闭上，我赶紧直起腰来深呼吸了几下。

秦川不知道刚才我们打电话的内容，此时看到疯哥手中的东西，就问我们他女儿嘴里是什么。

“人肉。”疯哥直截了当地说。

一听这话，秦川吓得后退了几步，脸上满是不可思议的表情。他看了看棺材中的秦晓梅，又看着疯哥问：“人肉？谁的？”

“不出所料的话应该是我同事的，就刚才出车祸死的那男的。”

“你们冤枉了晓梅，晓梅找你们报仇来了，哼，哼哼……”妇人又咧嘴笑了起来，她的头发散乱，脸上雨水、泪水混杂，像个疯婆子。

疯哥没理会妇人，分别抬起秦晓梅的两只手看了看，她的双手上都沾有血迹。

随后，疯哥跟秦川说我们要把秦晓梅的尸体带回去尸检，秦川没多说什么，叹着气点了点头。看得出来，这两口子，妇人被女儿的死刺激得有些精神失常了，秦川还比较理智，知道出了这么怪的事，秦晓梅的尸体现在由不得他们处置。

棺材里有块红布，疯哥直接用它把秦晓梅包起来，我们再把她抬到了警

车的后排，斜靠在车门上。等我记录好这几天守灵人的名单以及基本信息，我们就载着秦晓梅的尸体离开了。

这还是我第一次用警车拉尸体，疯哥估计也是担心我会害怕，路上不停地与我讲话。我的头发被雨水淋湿了，大衣表面也湿了不少，虽然开着暖气，车窗也是关着的，可我总觉得车里有股子凉风，顺着我的脖子硬要往里钻……

我心里忐忑，偷偷去看后视镜，车里没开灯，镜子里很模糊，我伸了伸脖子，再瞪大眼睛看去，却看到了一张脸，嘴角还流着血。

我猛地回过头，却见女尸还好好地靠在车门上，脸也被红布遮着，这才长舒了口气。

“别看了，这世上没那么多鬼，就算有鬼也不怕，好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吓自己。”疯哥说这话的时候，点燃了一支烟。

很快，烟味在车里弥漫开来。我不抽烟，平时也不喜欢烟味，可这个时候，却觉得这味道能让我的心安稳不少。

车子很快进入了市区，这时，曾大志打电话来说视频里发现了一个小孩，大队长也在监控室，让我们回去后马上过去商议。

从秦川家出来时，疯哥就汇报了案子的进展情况。尸体在刑警队出了问题，这消息传出去，只怕会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大队长也有些坐不住了。

回到大队，疯哥估计领导也想看看这吃人心的女尸，就直接把车子开到了监控室门口，然后让我去叫门。

开门的正是曾大志，他个儿不高，不到一米七，身形偏胖，皮肤白皙，平时看着懒懒散散的，没什么精气神，此刻更是耷拉着脑袋，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也难怪，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他自然难逃干系，方才大队长应该没少训他。

刚才他在电话里没说明白，我问他是不是小孩把秦晓梅的尸体偷走的，他点头说是，但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这时大队长听到声音走了出来，我们赶紧停止了交谈。

“秦晓梅的尸体带回来了吗？”大队长板着脸问。

“带回来了，在车上。”我答道。

大队长径直往车的方向走去，走近后揭开盖在秦晓梅脸上的红布，看了看，便转头对曾大志说：“重新把她锁进尸检室，给我看紧点，再出什么岔子，我唯你是问！”

曾大志头点得跟小鸡啄米似的，连连答应。

“走吧，我们去监控室看看视频，也许你们能发现点线索。”大队长说。

进了监控室，我看到之前被疯哥留在车祸现场的两个同事也在，大队长让其中一个人给我们播放了那段诡异的视频。

法医楼是单独的一栋，总共三层，尸检室在二楼，二楼楼道口有一扇铁门。出于对死者的尊重，尸检室里并没有监控，只有楼道里有一个探头。

借着楼道里低瓦数的节能灯，我们先看到曾大志和另一名法医把两具尸体放进尸检室，并锁好楼道门离开，而仅仅过了五分钟，楼道门再次被打开，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人走了进来。

这人身高只有一米一二的样子，两手揣在衣服口袋里，他戴着一顶帽子，帽檐很长，遮住了他的整个头部。

铁门在楼道的中间，尸检室在楼道的左边尽头，监控探头在楼道的最右侧，能看清整个楼道的情况。

这人是面向尸检室那边进入楼道的，他刚走了几步，我就看出了不对劲，因为他走路的频率比常人慢，迈出一步后，另一只腿要隔上一秒才会跟上，看着有些僵硬，一顿一顿的。

他就这样一直走到尸检室那里才停下来，我更疑惑了，他竟对法医楼的结构如此熟悉！

随后，他慢慢转动着头，我打起精神，想要看看他的脸。这个时候，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只见他的头一直转着，整整转了一百八十度才停下。

要知道，正常人是无法身子不动而只让头转动一百八十度的。这两个怪异之处让我明白了刚才曾大志那句话的意思，事情果然不是那么简单，同时，我脑子里蹦出了两个字：小鬼。

由于探头在最右侧，尸检室在最左侧，距离太远，我只能看到他的皮肤很白，而五官就比较模糊了。

几秒钟的时间里，他面部动了动，像是笑，又像在说什么，之后他的头又转了回去，紧接着他打开了尸检室的门。

十分钟后，尸检室的门再次打开，一个黑色的袋子先被推了出来，紧接着那人也走了出来，他拖着袋子，倒退着往回走，走路的姿势和之前一样僵硬，监控里仍然只能看到他的背影。

退到铁门处，他先侧身出去，然后把黑袋子拉出去，最后，铁门被轻轻关上。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队长问我和疯哥有什么看法，这时曾大志回来了，他一进门就说他在尸检室里发现了些东西。